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九卷

嘲吳蒙 萬人雋，吳之木瀆人。好購書，不律隄廩，日不暇給，手鈔卷帙，幾於汗牛充棟。聞泰山多秦碑漢碣，橐筆往游。山村歧道，無可問塗。忽見竹籬茅屋數楹，女子擲花籬下，後隨一瞽目嫗。萬趨問之，嫗不答。女笑曰：「個兒郎煞是腐氣，何乃問道於盲？」折花推扉而進。

亡何，一叟出曰：「何處嘉客，迷道於此？如不遐棄，敝廬尚可容膝。」萬喜，隨之偕入。叟叩所自來。萬曰：「僕吳中名士，好讀天下異書。今欲探奇石洞，以資博考，不意歧路至此！」叟曰：「荒村蓬壁，幸駐名流。自愧鄉愚，未堪接教。膝下癡女粗記典、墳，令彼一聆高論，以擴見聞。幸勿見哂。」遂命瞽目嫗引女子出，坐叟肩下。

萬見几上膽瓶中插虞美人一枝，娟麗可愛，笑曰：「此楚霸王帳下看魂也。」女曰：「霸王宜稱西楚，不宜但稱楚字。先生史學乃如是乎？」萬意沮。叟曰：「俗口相沿，何足為怪？」繼出《放鶴圖》請題。萬自矜才博，振筆直書曰：「修尾全窺黑。」女急止之曰：「先生又誤矣！鶴尾無黑色，所謂黑者，乃兩翼收斂處耳。先生但見立鶴，未見飛鶴耶？」萬益慚。叟曰：「小女兒殊不省事。《鶴鳴》首章注義如此，豈得為先生咎？」萬乃笑曰：「我輩讀書，依注講釋，何能涉獵蟲魚，反蹈荒經之弊？僕所以負博雅名者，以胸中實有此萬卷書也！」

談論間，一總角兒攜書包入。叟曰：「此予少子，甫四齡矣。稍識《大學》句讀，乞先生教之。」萬為講《大學》首節，甫誦一過，瞽目嫗拍手大笑。叟叱之曰：「老婢發狂矣！拍掌噪呼，是何景象？」嫗曰：「我盲於視，而不盲於聽，今聞開頭一行，別字已五六矣，不知胸中萬卷書，別字有幾千百萬許！」叟曰：「何謂別字？」嫗曰：「論中州音韻，《大學》大字讀如岱，道字上音，三在字皆作上，善字亦非去聲。今大字不知作何音，四上聲皆作去讀，豈非可笑？」叟曰：「先生吳人，未免土音是操。不然，世有博學名儒，《大學》第一行，連讀爾許別字者哉？」萬汗顏無地，急起告別。叟曰：「若輩狂言，都非定論，僕有芻蕘，尚祈鑒納。」萬拱立請教。叟曰：「愛博者多疏。嗜奇者無益。自今以後，但取五經、《論》、《孟》，歸讀十年，不必跋涉長途，求秦碑、漢碣也。」萬唯唯而退。

自此潛心實學，不復作鈔書胥矣。

鐸曰：「趙韓王治天下，只消半部《論語》。則鄴侯架上，牙籤萬軸，盡可作廢紙矣。然傳癖、書癡，率以多藏誇富，特恐陸廚、許箭，都被識別字秀才敗壞耳！」

賽齊婦

旌德某，為里黨所逐，竄跡維揚，以千錢娶婦某氏。後家小阜，能畜婢媪。以數百金捐空銜，門內紅帽高懸，竹篋雙列，封條暄赫，擬於世家；然不商不賈，未測其財所自來。暮出曉歸，形殊詭秘。婦問之。曰：「商人夜宴貴客，乞予代作筵主。」揚州商習，宴客必徹夜，陪坐者以什伯計，婦故信之。然終歲赴席，未有一人從者。

婦欲覘其蹤跡。一夕，鮮衣華帽，軒然而出。婦躡其後，見匆匆入一枯廟去。亡何，短衣草履，髮挽作旋螺狀，悄步而行，至僻巷，有牆壁頗峻，出斧鑿丁丁半響，灰磚墮落如腐。俄成一穴，大僅如斗，某探首蛇行而進。婦急歸，喚集婢媪，盡易男裝，自乃高冠華服，偽作巡夜官，命婢媪取架上紅帽戴之，並挾竹篋出門而去。至僻巷，伺於牆下。四更許，某從穴中出。眾擒縛而前，俯伏不敢仰視，曳下責二十板，提禪而起。四圍周視，而官役輩不知何往矣！重入枯廟，改易華裝，候天曉叩門而歸。婦問：「昨夜何適？」某仍以夜宴對。問：「曾演劇否？」某曰：「是洪家老樂部。演《長生殿》全本。」婦曰：「吾聞昨夜止演得雜劇。開場是《燕子箋》鑽狗洞，收場是《勘皮靴》打竹篋也。」婢媪輩皆匿笑。某知墮婦術中，紅漲於面，不敢措一詞。婦恚曰：「昏夜之行，人情不免，何至罔惜廉恥，至於此極？請從此逝，他日勿相累也。」拂袖欲出，某曳令稍坐。婦指天畫地，詬罵萬端。某出所盜金陳几上。婦審視良久，忽大笑曰：「枉尺直尋，宜若可為。自今以後，蚤夜聽子而行，吾不汝瑕疵矣！」

後某盜金事發，繫獄而斃。婦竟席捲遁，不知所之。

鐸曰：「墻間乞食，夫也不良。而中庭訕泣，家有賢妻矣！此婦先號後笑，包藏禍心，迨至覆轍而揮其珠，夫罹毒害，於婦何不科焉？是故王孺仲之不改行昌操者，內助之力為多。」

村姬毒舌

內姑丈陳公永齋，乙丑大魁天下，給假南歸。行至甜水鋪，旁有小村落，綠樹陰濃，野棠花妥，顧而樂之。遂步屨獨行，忘路遠近。

村盡處，見竹籬半架，左有雙黑扉，一女郎倚扉斜立，捉風中絮搓掌上，嗤嗤憨笑。陳睨之，魂飛色奪，因兜搭與語。女郎不怒亦不答，但呼阿母來。亡何，一駝背媪出，問女何為。女曰：「不知何處來一莽漢，煩絮煞人。」陳意窘，詭以乞漿告。媪曰：「斗碗難容客坐。小慧，取一盞涼水來！」女噉聲而進。陳曰：「令愛年幾何矣？」媪曰：「但記其生年屬虎，不知今當幾何歲也！」問：「婿家為誰？」媪曰：「老身殘廢，止此一女，留伴膝下，不欲遣事他人。」陳曰：「女生有家，膝下非長計也。」適女取涼水至，聞餘語，大聲謂媪曰：「是客不懷好意，毋多談！」媪笑曰：「可聽則聽，是誠在我，婢子何必瑣瑣。」陳乃誇狀元以款動之。媪俯思良久，曰：「狀元是何物？」陳曰：「讀書成進士，名魁金榜，入詞垣，掌制誥，以文章華國，為天下第一，是名狀元。」媪曰：「不知第一人，幾年一出？」曰：「三年。」女從旁微曬曰：「吾謂狀元，是千古第一人，原來只三年一個！此等腳色，也向人喋喋不休，大是怪事！」媪叱曰：「小妖婢罵薄嘴，動輒翹人短處。」女曰：「干儂甚事，癡兒自取病耳！」一笑竟去。

陳惘然久之，繼而謂媪曰：「如不棄嫌，敬留薄聘。」脫囊中雙南金予之。媪手摩再四，曰：「嗅之不馨，握之輒冰，是何物哉？」陳曰：「此名黃金。汝輩得之，寒可作衣，饑可作食，真世寶也！」媪曰：「吾家有桑百株，有田半頃，頗不憂凍餒，是物恐此間無用處，還留狀元郎作用度。」擲之地曰：「可惜風魔兒，全無一點大雅相，徒以財勢恐嚇人耳！」言畢，闔扉而進，陳癡立半晌，嗟歎而返。

鐸曰：「黃口金多，烏紗勢橫。古今多少男子，緣此摧磨傲骨，不謂閨閣中有此詼諧人也！石榴裙底，當叩首三千下矣！」

薰婦冰心

平江張繡珠，貧家女，與高秀才妹淑蓀最善。淑蓀許字周氏，未嫁而寡，兄令守志于家。繡珠婿某，與人角力死，父逼令改適，歸寧後，仍詣之。淑蓀兄性方鯁，叱曰：「再醮婦，勿入我室！且閨中有賢女，毋以淫風導人不義！」繡珠泣曰：「妾生長蓬門，亦知閨範。只因邁父無依，全孝不能保節。妾之不貞，命也！」高曰：「甌已破矣，尚誇完整，所謂強顏耳，曷足貴乎？」繡珠語塞而去，自此氣憤成癡，不匝月竟死。

淑蓀居兄家，憂悶寡歡，亦日就羸瘠，病殆時，見繡珠立牀下。淑蓀曰：「妹來導我去耶？」繡珠曰：「非也！前因兄庭見責，憤氣而亡。今姊生魂已游墟莽，妹欲借附尊軀，代守三十年苦節。俾知妹前此之不貞，迫於父命，非願作河間婦也。」淑蓀曰：「若此，則我一生未了事，賴爾支持，雖死何憾焉？」言畢，含笑而逝。兄及家人環守痛哭。屍忽躍起曰：「為我理縗經，備素車，往周家守志去。」兄疑遊魂未定，偽諾之，而女躁急殊甚，不得已，達於周氏，昇之去。

女自入周家，淚雨首蓬，鉛華不御。偶提甕出汲，鄰人子羨其美，歸即持刀划面，立毀其容。朝夕潔滌，捧盥盤，奉事舅姑。由是以節孝名播聞鄰黨。翁憐之，擇族中兒賢者為之嗣。女督令讀書，日勤紡績，供燈火費。心勞力瘁，歷三十年無笑容。

後兒游於庠，以母節請旌。女急止之曰：「為臣盡忠；為子盡孝，為婦盡節，皆分內事，何必爾？」郡守聞之，嘉其志，具匾額鼓樂送之。

是日，兩家親族，盈門道賀。女獨招兄入內室問之，曰：「妹一生行事，視張家女何如？」兄曰：「此不潔婦，言之污人齒頰，豈妹所與較短長者？」女曰：「嘻！兄真無觀人之識，所謂成敗論英雄者也！」兄曰：「是何言哉？」女曰：「張家女迫於父命，故不能安其室。倘處妹之境，當亦以清白終矣！」兄笑曰：「妹阿私所好，故有是言。兄不能強為附會。」女曰：「信如尊論，將妹為貞女，而繡珠為不節婦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女慨然曰：「迂儒目短，未可料人。實相告，妹即繡珠也！前言不諱，冤憤而終，故借女兒身，以明初志，使知不得已之破甑，未嘗不同完整。自今以後，勿謂強顏作解嘲可耳！」兄愕然不語。女曰：「曩與令妹，情同骨肉。今幸代保堅貞，不辱地下。事畢矣，請從此逝。願終秘之，全君閨閣之令名也！」官訖，斂容閉目，端坐而逝。兄伏地而拜曰：「吾過矣！吾過矣！吾不敢持此相天下士矣！」遂歎息而出，述諸兩黨親族，咸稱怪事。後馮太史輯《節孝傳》，仍著其名曰淑蓀，從繡珠之志也。

鐸曰：「已捨所天，而為人守不著痛癢之節，倘所謂李代桃僵者歟？然孀幃齋志，則生死而後生，泉路明心，則白玷而白白。君子哀其志，亦諒其心矣！」

地師身後劫

豫章王晉，清明日挈眷上塚。塚後舊有荒墳，低土平窪，棺木敗錄，末識誰氏。王有兒昭慶，見其地野花盛開，戲往摘之，踏棺陷足，骸骨碎折，驚而大號。王抱之出。

既而歸家，兒寒熱交作，王就牀頭撫視。兒忽色變，怒目直視曰：「吾羅漢章，堪輿大家家也。生前軒冕貴人無不奉為上客，爾一式微寒族，輒縱乳臭小兒，踐我墳墓，躡我骸骨，罪何可有！」王急謝罪，許以超薦。曰：「此恨已入骨髓，必索其命乃止。」王伏地哀泣，終無回意。不得已，保福於都城隍廟。

夜夢城隍神召之去，曰：「爾束子不嚴，應罹此禍。然厲鬼擅作威福，亦干陰司法紀。」命拘羅。亡何，一鬼至，侈口蹙頰，殊非善類。神責其何以作祟。鬼滔滔辨答，不竭於詞。繼問其生前何業？曰：「地師。」神拍案大怒曰：「爾生前既作地師，何不能擇一善地，自庇朽骨？想此事爾本不甚明瞭，在生時無非申土棍，賣絕地，被害者不知幾千百萬家。今日斷骨折骸，實由孽報，非其子之罪也！」鬼力辨其無。亡何，階下眾鬼紛來訴告，有謂葬如雞棲，而傷其骸骨者；有謂玄武藏頭，蒼龍無足，而滅其宗嗣者；有謂向其子孫高談龍耳，以至停棺五六十年，尚未入土者。神勃然變色曰：「造惡種種，罪不容誅！」命鬼役押赴惡狗村，受無量怖苦。眾齊聲稱快，叩首盡散。神諭王曰：「幸渠自有業報，否則爾子亦不能無罪。義方之訓，後不可不嚴也！」王拜謝而出。下階傾跌，忽焉驚醒。起視其子，言笑如初，而病已愈矣。

後聞羅棺中朽骨，被野犬銜嚼，狼藉滿地。始信惡狗村，即人間現報，陰司原無此地獄也！遂歎息者累日。

鐸曰：「瓜地安魂，湖燈妥骨，山川不能語，原仗地師作指南也。乃挾此以為利藪，則劉家玉尺，郭氏錦囊，與夫《青鳥》、《赤霄》諸書，滿紙皆造孽矣！吾恐狗彘不食其餘。惡狗村之報，猶為寬典。」

節母死時箴

荊溪某氏，年十七適仕族某，半載而寡，遺腹產一子。氏撫孤守節，年八十餘，孫曾林立。

臨終，召孫曾輩媳婦，環侍牀下，曰：「吾有一言，爾等敬聽。」眾曰：「諾。」氏曰：「爾等作我家婦，盡得偕老百年，固屬家門之福。尚不幸青年居寡，自量可守則守之，否則上告尊長，竟行改醮，亦是方便事。」眾愕然，以為昏髦之亂命。氏笑曰：「爾等以我言為非耶？守寡兩字，難言之矣。我是此中過來人，請為爾等述往事。」眾肅然共聽。曰：「我居寡時，年甫十八。因生在名門，嫁於宦族，而又一塊內累腹中，不敢復萌他想。然晨風夜雨，冷壁孤燈，頗難禁受。翁有表甥某，自姑蘇來訪，下榻外館。於屏後觀其貌美，不覺心動。夜伺翁姑熟睡，欲狂奔之，移燈出戶，俯首自慚，回身復入；而心猿難制，又移燈而出；終以此事可恥，長歎而回。如是者數次，後決然竟去。聞灶下婢喃喃私語，屏氣回房，置燈桌上，倦而假寐，夢入外館，某正讀書燈下，相見各道衷曲。已面攜手入幃，一人跌生帳中，首蓬面血，拍枕大哭。視之，亡夫也，大喊而醒。時桌上燈燄燄作青碧色，譙樓正交三鼓，兒索乳啼絮被中。始而駭，中而悲，繼而大悔。一種兒女子情，不知銷歸何處。自此洗心滌慮，始為良家節婦。向使灶下不遇人省，帳中絕無噩夢，能保一生潔白，不貽地下人羞哉？因此知守寡之難，勿勉強而行之也。」命其子書此，垂為家法，含笑而逝。

後宗支繁衍，代有節婦；間亦有改適者。而百餘年來，閨門清白，從無中冓之事。

鐸曰：「文君私奔司馬，至今猶有遺臭，或亦卓王孫勒令守寡所致。得此可補閨箴之闕。昔范文正隨母適朱，後長子純祐卒，其媳亦再嫁王陶為婦。宋儒最講禮法，何當時無一人議其後者？蓋不能於昭昭伸節，猶愈於冥冥墮行也！董相車邊，宋王白晬，益歎為千秋之僅事矣！」

頂上圓光

汪君葵圃，少時偕二三密友作黃山之游。攀蘿捫葛；及山之半。時斜曦欲墜，暮色蒼然，友不敢復留。汪負氣獨登，行數十步，天驟昏黑，月蔽重雲，雷催急雨，電光閃爍中，尋徑而上。

至一石洞，直可丈許，高極數十尋，兩壁光明如燭，有老僧垂眉獨坐。江趨謁之，老僧略一點首，閉目入定。汪倚壁而俟，見老僧頂上圓光忽起，現一人金盔鐵甲，手橫丈八矛，上懸小首級累累無算。正驚愕間，盃頂上現一黃犬，屈後足作人跪，駢前足作合掌狀，宛如禮佛。久之，犬倦伏。犬頂上現一宰官，象簡緋袍，峨冠博帶，兩袖出金銀摩開，似有喜色。亡何，宰官頂上，又現出一女於，描眉畫目，絕非良家婦。解杏纈衫，露逍遙服，右手執拂，左手握牟尼一聲，取蒲團鋪宰官頂上，端然跌坐。而女子頂上，又現出一嬰孩，瑤環瑜珥，類仕族佳兒。嬰孩頂上，划然一聲，現一人，頭童齒豁，與老僧面目酷肖。累肩疊跡，如七級浮屠，層層矗立。汪仰面凝視。半炊許，與老僧酷肖者，漸縮如豆，墮入嬰孩頂穴，嬰孩一斤斗，翻落女子道冠，悄然而滅。女子執拂起，揭蒲團向宰官當頭一擊，墮其腦，如蜂投穴。宰官急噉其犬，犬以頭抵觸，宰官三摩其頂，伸腳忽下。犬人立而蹄端墮武將兜鍪，扼其首，亦側身而入。武將怒髮，持矛築僧頂，呀然而豁，擊坏竟遁。珥上圓光，一時盡斂。老僧瞪目笑曰：「定中魔擾，又歷千年浩劫矣！」

汪具述所見。老僧曰：「此吾夙世因。吾第一世為武安君白起。伊闕之戰，斬首二十四萬，破趙長平，取四十萬人盡殺之，復坑降卒不下數萬。閻摩王大怒，轉輪回六道，受諸怖苦。至唐時，始與李林甫同日托生。彼為牛，吾為犬。因念前生業報，雖墮畜生道中，一心皈依。閻摩王喜，仍現宰官身，得度生宋時為賈似道。朝衣一著，迷失本來；起多寶閣，廣通賄賂，貽誤國家；木棉庵被殺後，投入陰曹。復大怒曰：「貪吏求金，何異娼家愛鈔，罰作妓！」生明季時，為卞玉京。後得高僧慧指，洗心改行，為女道士十七年。花粉劫中，一朝覺悟，許轉男身。又因生前不潔，於天殤道中光轉一關，生江東顧戶部家，名阿綬，七歲而殤。今始度入佛門，虔修善果。循環數世，如影隨行，勿謂五行車邊，漫作天魔遊戲也！」

汪大駭異，別老僧下山。告諸密友，重往跡之，而石磴雲封，竟迷其處。

鐸曰：「鵝籠書生，事則幻矣，於覺世之義何居？此殆現丈六金身，作十八層地獄變相，為善男子說伽耶城菩提法者！」

《楞嚴經》云：「鬼神及諸天魔魍魎妖精，於三昧時僉來恒沙」固知精靈變幻，非盡前生孽障也。然不必有其事，正當作如是觀。

受業汪士繡識

掌中秘戲

「黃帝御三千六百女而成仙」，此說見於道書，後人祖為採戰之術。商邱宋生，好長生訣。或以採陰補陽之說導之，生大惑。廣置姬妾，日夜鬪戰。

一日，與雛妓疊榻榻上，有道者直詣榻前，生叱曰：「何來野道，闖入我室，窺探房幃私事！」道者笑曰：「男女大欲，王者不禁，何諱言也？」生怒不解。道者曰：「君如欲觀，請於掌上布橫陳之戲。」生諾之。

道者即開左掌，大如葵扇，排列合歡牀九張，僅寸許。海紅帳低垂末卷。銀鉤戛響，細如碎玉。聞帳中孜孜嬉笑，雲雨聲約略可辨。俄，中央一帳，左角半啟，伸女子蓮鉤一捻，雖小如蟲臂，而鞋襪膝衣具備。右首一帳中，小語曰：「卿勿效彼嬌惰，且抬上玉山，試看兩峰高並也。」又一帳中，格聲微笑曰：「好個強作解事，腰下芙蓉枕，要他作閒客耶？」又一帳中曰：「汝等看廬山真面，故舉趾欲高，似我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，豈不遊行自在！」又一帳中曰：「偏師橫搗，畢竟壓股欲斷。何如我背水陣法。」四帳中，紛紛聚訟。而左首者，悄然不語。中央一男子，赤體下牀，揭其帳視之，盡白藕勾肩，丁香塞口，因拍手笑曰：「病渴幾消華池津液，無怪其半舌不展也。」右首者聞之，爭來強曳曰：「鴻溝各據，有何意味。且互張旗鼓，以決背城一戰。」於是各曳女子下牀，九男子一絲不掛，翹其具，銳於蠶尾。九女子散髮裸裎，紅巾罽裹，陰溝溼丹，開如半椒。竟撤牀褥，鋪百花氈尺許，交錯而臥。似九對蟲蟻，往來蠢動，逞巧獻技，盡效道人掌上。

生正凝眸諦視，道人瞥開右掌，一惡鬼約八九寸，騰躍而出，竟登左掌，連捉而啖。條條粉膠，蜿蜒齒頰間。咀嚼移時骨肉都盡，繼探喉一吐，十八骷髏，紛紛墮地，出腰間索貫之，如牟尼一串，懸於項上，投道人袖中而沒。回視雙掌，了無一物。道人笑曰：「橫陳之戲，君觀之乎？」生問：「若輩何人？」曰：「皆如君等，以採戰求生者也。」問：「惡鬼何名？」曰：「此尺郭，即淫魔也。仙家以清心寡慾，得臻上壽。若於欲海中求仙，淫魔一起，非以求生，實以喪生。君幾見九轉爐頭，盡煉春血膠為續命丹哉？」生大悟，拜求仙指。

道人曰：「我非仙，何能授汝？」書十六字示之，拂衣而去。生讀之，曰：「內火不生，外火不煎，以水濟火，是以永年。」生自此擯去姬妾，究心元門正宗。一旦，棄家入山，莫知蹤跡。後三十年，零陵市上，有賣頃刻花者，儀容舉止，彷彿似之。

鐸曰：昔黃帝訪道崆峒，廣成子曰：「無勞爾形，無搖爾精，無俾爾思慮營營，乃可以長生。」然則鼎湖仙去，亦從清靜中來也。御女成仙，乃文成五利輩借以惑漢武帝者。美人度厄神仙藥。今安在哉？茂陵風雨，悔之晚矣！

眼前殺報

蒲城令某公，世戒殺生，而夫人暴戾，門以屠戮眾生為快。時值誕辰，命庖人先期治具。廚下豬羊作隊，雞鵝成群，延頸哀鳴，盡將就死。公憐之，謂夫人曰：「爾值生辰，彼居死地。我佛慈悲，尚祈夫人種福。」夫人叱曰：「若遵佛教，禁男女而戒殺生，則數十年後，人類滅絕，天下皆禽獸矣！汝勿作此老頭巾語。」公知不可勸解，歎息而出。

夫人闔戶晝寢，不覺身入廚下，見庖人磨刀霍霍，眾婢僕環立而視，忽魂與豬合為一體。庖人直前，繫其四足，提置白木凳，扼其首，持利刃刺入喉際，血流奔溢，痛徹肺腑。嚔然一聲，墮入百沸湯，捋毛刮垢，尺寸幾無完膚。既又自頸剖至腹下，痛極難忍，魂逐肝腸一時迸裂。覺飄泊無依，又與羊合為一體，懼極狂號。面婢僕輩嗤嗤憨笑，無一救援者。其屠戮之慘，又倍於豬，已而割雞宰鴨，無不以身受之。竊見屠殺已遍，驚魂稍就安貼。老僕攜一金色鯉來，魂又附合，一婢笑曰：「夫人酷嗜此，汝速剝作魚圓，以備宵饌。」庖人除鱗剔膽，斷頭去尾，置砧上錚錚細剝。此時一刀一痛，幾若化百千億萬身，受魚鱗寸磔矣。極力狂呼，移時始醒。小婢進曰：「魚圓已熟，請夫人夜膳。」遂立命卻去，回思怖境，珠珠汗下。

明日，囑公罷宴。公細詰之，具述前夢。公笑曰：「汝素不佞佛。若非受諸苦惱，安能放下屠刀也。」夫人亦失笑。自此斷葷茹素，同守殺生之戒云。

鐸曰：「雞跖盈千，羊頭累萬，一個舌尖斷送幾多性命。此段家食品，以越酪菌，綠施筍為盛饌也。仲叔豬肝，孝儀鯖鮓，盡佛門罪人矣！禁男女而戒殺生，挾其流弊，諸天佛子當亦無辭以應。不知聖門之書為賢智者說法，佛門之書為愚不肖者說法。為賢智者說法，造端乎夫婦；釣而不網，弋不射宿，使人在男女殺生上，體認個道理出來。為愚不肖者說法，只辦得個戒字。《楞嚴經》裡，譬嚼蜻於橫陳；《傳燈錄》中，指青梅為供養。要之西來本意，殊不在此。太常妻生世不諳，未見其一口清齋，便上蓮花台去。而鳩摩羅什任其娶婦，鄧州和尚且啖盡香積廚肉也。誦李丹天堂地獄一偈，孔子、釋迦設教之心，有以異哉？」

腦後淫魔

棲霞山寺禪師豁堂，得傳燈宗派。予往師之，乞參大乘法。師曰：「汝淫魔日擾，何得引登覺岸？」予曰：「弟子幼讀儒書，長耽淨業，雖復好聘詞華，然文魔有之，淫魔未也。」師曰：「汝不知乎？淫魔，即文魔之變相也。如有定力，尚可懺除結習。」就座下設一蒲團，令予趺坐。垂眉閉目，戒勿少動。

兩時許，覺腦後忽開雙眼，有粉白黛綠者數十輩袂聯而來。始猶相視而笑，繼則擁背摩肩，挪揄萬狀。予兀坐不敢轉側。漸聞喁喁私語曰：「渠既指名相索，何復撇人腦後？」予不能忍，叱之曰：「汝輩何處曾逢，乃謂予指名相索耶？」眾含笑自陳。一曰：「妾《報恩緣》傳奇中鄭玉奴也。」一曰：「妾《才人福》傳奇中孫佛姐也。」一曰：「妾《黃金屋》傳奇中李穎娘也。」繼有稱瑤英、紫鳳、媚蘭、繡琴者，皆舊制樂部中假借名色。予曰：「此空中語耳，何得有汝？」眾曰：「文章之靈，通於神鬼。故《驚鴻》一賦，洛水傳神，行兩數言，高唐人夢。誰謂陶令閒情，非實蕩心於裳帶衣領間乎？請即回身，勿羞當面。」予謹記師言，兀坐如故。眾笑曰：「是兒有口無心，只須於背後嘗之，不必玷其真面目也。」繼復凝神細視曰：「怪道不肯回頭，不知何處偷得一雙慧眼，被他覷破。」言訖，化作敗紙，紛紛吹散，眼亦頓合。師曰：「幸有些子定力。不然，文魔可除，淫魔不可辟矣！」遂留座下，為予懺除口業。歸家後，燒其曲譜，不敢以歌場綺語，至疑生平之有遺行也。

鐸曰：「儒家有改過法，佛家有懺悔法。是言也，改過耶？懺悔耶？願普天下慧眼人，為我證之。」

癸卯九秋，偶過棲霞山寺，見壁上有吾師題詞曰：「合掌作膜拜，聽我懺平生。三吳妄男子耳，少小得枉名。第一讀書成癖，第二愛花結習，餘事譜新聲。因此墮塵夢，棒喝不能醒，仗吾佛，施法力，轉金輪，從此不識一字，倒看《相牛經》。人遇鳩茶、嫖母，地禁詞章、樂府，到處少逢迎。面壁十年後，陪侍上瑤京。」此詞在未悟時耶？是儒家改過法。此詞在既悟後耶？是佛門懺悔法。質諸吾師，以為然否？

受業郊鎔謹志